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办

刘迎胜 姚大力 主编

清华元史

第四辑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清华元史

第四辑

刘迎胜 姚大力 主编



创立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华元史. 第4辑 / 刘迎胜, 姚大力主编. — 北京:
商务印书馆, 2018
ISBN 978-7-100-16481-8

I. ①清… II. ①刘… ②姚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元
代—文集 IV. ①K247.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9187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清华元史

第四辑

刘迎胜 姚大力 主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6481-8

2018年11月第1版

开本 787×960 1/16

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21

定价: 78.00 元

目 录 Contents

论 文

- 刘迎胜 陈桎《通鉴续编》引文与早期蒙古史料
系谱 3
- 陈春晓 伊利汗国成立前后伊朗与汉地关系史新考
——记 1258—1265 年间的三次遣使事件 16
- 刘海威 讖谣中所见之“达达”、“回回”和“汉儿”
——《元典章》“乱言平民作歹”条解读 42
- 李腾飞 安南陈朝王族名号新探
——以《陈秀媛神道碑》为中心 63
- 李春圆 元代买地券校录及类型学的初步研究 95
- 乌云毕力格 蒙古扎鲁特部起源考 163
- 蔡晶晶 南京博物院藏满汉合璧御赐和硕智亲王、
继福晋金册译释 180
- 刘砚月 钱大昕《元史氏族表》卷一《蒙古》
史源详考 195

述 评

胡方艳 清至民国间伊犁的基督教及其对满洲旗人
社会的渐浸 253

译 介

艾懿德 (Christopher P. Atwood) 著 陈浩 译 若干早期内亚
名号考证 285

论文

陈桎《通鉴续编》引文与早期蒙古史料系谱

刘迎胜（清华大学）

《圣武亲征录》（以下简称《亲征录》）明洪武初设局修《元史》时未用。清乾隆间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馆臣“以其序述无法，词颇蹇涩，译语互异”，未予著录，仅存其目于《史部·杂史类》中。钱大昕始重视之，为作跋尾。^[1]清道光以后，学者或作校勘，或寻原抄，成果堪称丰富。而清季洪钧因出任驻俄、荷、德、奥四国公使之机，在长驻欧洲期间，发现蒙古史研究除他所熟知的汉文史料与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出的《元朝秘史》之外，伊斯兰文献中亦有丰富的史料。他请人翻译帝俄科学院出版的贝勒津汇集的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《史集》，归国后出版了《元史译文证补》，成为继 19 世纪英国学者霍渥思依据东西史料研究蒙古史之后，在东方开创蒙元史研究新流派的最著名代表。

据王国维先生自述，他早年注意到张尔田、何秋涛、文廷式等人对《亲征录》的研究，后来在嘉兴沈曾植座上，见明弘治旧抄说郭本《亲征录》，在汇集各本的基础上，他所作的《〈圣武亲征录〉

[1] 王国维：《〈圣武亲征录〉校注序》，载《观堂集林》第十六卷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，第 3 册，第 796 页。

校注》，迄今为学界所用。而王国维先生出于前贤其右之处，在于他在校注中，除利用《元史·太祖纪》和《元朝秘史》与此书互证之外，还注意到洪钧所介绍的《史集》，并在其序言中勾勒出早期蒙古史料的谱系。王国维先生称《秘史》为《亲征录》之“祖祢”，波斯文《史集》则系其“兄弟”，而《太祖纪》则为《亲征录》之“子姓”。^[1]王国维先生引领风气之先可见一斑。

若按史料文种分类，则《亲征录》与《太祖纪》皆汉文，《秘史》与《史集》则非汉文。《史集》为国人所知的历史已简在前述。至于《秘史》，明初宋濂等人修《元史·太祖纪》时，所据者主要为元十三朝《实录》中的《太祖实录》，未利用元廷所藏皇家秘籍《脱卜赤颜》。至正二十八年元顺帝逃出大都时，曾携有《脱卜赤颜》的某个抄本，后来在《黄金史》中保存了其相当部分的内容。但《脱卜赤颜》也还有某种文本留在大都，为明所接收。宋濂等人虽未认识到其价值，但却为明礼部用为教育蒙古语翻译的教材，这就是后来抄入《永乐大典》中的《元朝秘史》。

近年来，国内史学界发现，元末陈桱的《通鉴续编》中有一段记录成吉思汗祖先历史的文字。考之较详者为已故黄时鉴先生，他在面对新史料时，也首先想到的是这种史料与既有史料之间的关系问题，他写道：

.....

第二，太宗两朝的一大部分资料与《圣武亲征录》相同，

[1] 王国维：《〈圣武亲征录〉校注序》，载《观堂集林》第十六卷，第797页。

但间或有多出的文字，间或专名的用词不一，而凡与《圣武亲征录》不一之处，比对《元史》太祖、太宗本纪，或竟一致，或又有异。因而可以认定，不论这些资料是否出自《亲征录》，除了《亲征录》，必另有一种其他史源。由于当时还不存在《元史》，而出自这种史源的资料又与《元史》本纪近似，故这种史源与《元史》本纪的史源当是同一的。这种史源的最大可能就是《五朝实录》。除太祖、太宗两朝外，将《通鉴续编》所载睿宗、定宗、宪宗三朝的资料与《元史》本纪比对，基本情况也是有同有异，也可以印证这个假设。推而延之，忽必烈时期的资料的一个史源可能是《世祖实录》。

第三，有的资料与《亲征录》、《元史》所载不一，却又与拉施德丁《史集》的记载相同，这也表明它们的史源有可能是《五朝实录》，因为《五朝实录》与《史集》有渊源关系，即两者当均出自蒙文《脱卜赤颜》。（原注24：参见洪业《〈蒙古秘史〉源流考》[William Hung, *The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*]，原载《哈佛亚洲学志》第14卷第3—4期合刊，1951年；拙译见《中国元史研究通讯》1982年第2期。）

由以上的分析可知，《通鉴续编》所载的蒙古史料，有一些是很具价值的。

那么，陈桎如何能够得到源自《五朝实录》之类的资料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目前还不能充分论证。这里有一条线索。在陈桎交往的人中间，有可能使他得到相关资料的是周伯琦。周伯琦历任翰林修撰、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官、崇文监

丞、翰林待制兼崇文少监、翰林直学士、崇文太监兼经筵官，他的职位可能使他一度读到元廷所藏的实录。周伯琦与陈桱之父陈泌交游，陈泌本人也曾任校官，他又为《通鉴续编》作序，而且他与陈桱在宋正统论的观点上相一致，彼此之间交谊自也不浅。通过周伯琦，陈泌、陈桱父子可能得知某些元朝实录的资料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推测，未得实证。但无论如何，陈桱撰著《通鉴续编》显然掌握了某些源自元廷史馆的资料，这是此书本身足以明示的。^[1]

上述黄时鉴先生的研究，对陈桱叙述重点关注的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记述，而未注意到其有关蒙古先祖部分。本文拟以陈桱引文中成吉思汗先世部分为基础，考察王国维所勾勒的蒙古早期史料系谱。在讨论之前，先据录元至正本《通鉴续编》陈桱引文，校以四库本对应文字。对于陈桱引文原存错误，凡能订正处，括以圆括号（），其后方括号〔〕内为订正文字。

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难河初，天后阿兰寨居北漠，屡有光明照其腹，一乳三子，长曰孛（完）〔寒〕合（右吉）〔荅合〕、次曰孛合撒赤、季曰孛敦察儿。其后子孙蕃衍，不相统摄，各自为部，曰合荅吉；曰散肘；曰吉押，又谓之扎即刺氏。居于乌桓之北，与畏罗、乃蛮、九姓回鹘故城和林接壤。世奉

[1] 黄时鉴：《〈通鉴续编〉蒙古史料考索》，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：《文史》第33辑，中华书局1990年版，第213页；收入氏著：《黄时鉴文集I》，中西书局2011年版，第136、137页。

贡于辽、金，而总同于達旦。烈祖讳叶速垓，字敦察儿之九世孙也。攻塔塔儿部，获其部长帖木真，还次于跌里温盘陀山而生子。烈祖因以帖木真讳之，是为太祖皇帝。烈祖卒，太祖皇帝年幼，其部众多归于族人泰赤乌部。泰赤乌合七部人，凡三万攻之。太祖皇帝与其母月伦太后，率部人为十三翼，大战于答阑班朱思之野。泰赤乌等败去，太祖皇帝因得少安。时泰赤乌部地广民众，而无纪律。其下谋曰：“帖木真衣人以己衣，乘人以己马，真吾主也！”因悉归太祖皇帝，泰赤乌部遂微。既而太祖皇帝为塔儿忽台所执，其部人梭鲁罕失刺密释太祖皇帝，且命子赤老温委质焉。未几，塔塔儿部叛金，太祖皇帝自斡难河帅众，会金师同灭之，以功授太祖皇帝为察兀秃鲁，犹中国之招讨使也。太祖皇帝以克烈、乃蛮二部强盛，事之甚谨。乃蛮反侵掠之。太祖皇帝求援于月儿斤部，月儿斤杀其使。太祖皇帝怒，与战于朵蛮盘陀山。月儿斤大败。太祖皇帝还居于塔刺速之野。诸部为克烈所败者，多归焉。已而，克烈王可汗暴戮其族，王可汗之弟也力可荅刺不能堪，叛归乃蛮部，共立亦难赤为可汗，以兵败王可汗，尽取其众，王可汗出走。太祖皇帝以其与烈祖垓有好，自怯绿连河迎之，会于土兀（速）[刺]河，结为父子。因攻灭里乞、兀都夷二部，掠其资财，以给王可汗。王可汗部众亦稍有归者。太祖皇帝遂与共攻乃蛮部杯禄可汗，战于黑辛八石，尽取其众。王可汗渐强，因害太祖皇帝之得人，欲图太祖皇帝。太祖皇帝辞去，次于萨里川^[1]，而

[1] 此名四库本未改。

王可汗移居于土兀刺河。王可汗之子亦刺哈等率众至，为乃蛮部所掠。王可汗复遣人告太祖皇帝，攻乃蛮以报之。太祖皇帝即遣博儿朮、博儿忽、木华黎、赤老温四人，将兵赴之，遂尽夺其所掠，归于王可汗。太祖皇帝复与母弟朮只合撒儿攻乃蛮，大败其众而还，乃蛮部因是衰弱。太祖皇帝乃会王可汗于萨里川^[1]不鲁吉崖，复率众攻泰赤乌部，大战于斡难河。泰赤乌部长亢思败走，于是弘吉刺等五部会盟，将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。太祖皇帝迎战于杯亦刺川，大败之。而王可汗之弟扎阿绀孛等怨王可汗残忍，逃降乃蛮。王汗以众居于忽八海牙山，太祖皇帝居于彻彻儿山。塔塔儿部与弘吉刺等七部亦怨朮只合撒儿侵掠，会于犍河^[2]，共立扎木（台）〔合〕部长为菊儿可汗，将攻太祖皇帝。太祖皇帝率众与诸部，战于海刺儿帖尼火鲁罕之野，败之。菊儿可汗遁去，弘吉刺部遂降于太祖皇帝。自王可汗为下所逐，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益勤。金泰和二年秋，乃蛮杯禄可汗率六部之众，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。太祖皇帝与战于（门）〔阔？阙？〕亦坛之野，会大雪，乃蛮军溃而去。冬，太祖皇帝居于阿不扎阙忒哥儿山，王可汗居于别里怯沙陀中。太祖皇帝求婚于王可汗，王可汗不许。由是，太祖皇帝踈之。菊儿可汗闻之，往说王可汗之子亦刺哈，言太祖皇帝将行不利于王可汗。亦刺哈信之，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地。泰和三年（春？），王可汗与亦刺哈谋遣使，诈以定婚，召太祖皇帝。太祖皇帝以

[1] 此名四库本未改。

[2] 此名四库本未改。

为诚然而往。王可汗之牧马人乞失力与弟拔歹知其谋，以告太祖皇帝。太祖皇帝乃止，而帅众与王可汗战于合兰只之野。王可汗屡败，矢中亦刺哈之颊，乃敛兵。太祖皇帝次于斡儿弩兀，有骑四千六百，因循哈勒合河而进，至董哥泽，遣阿儿海致言于王可汗曰：“昔汝菊律可汗谓汝夺其兄忽儿扎忽思杯禄可汗之位，而肆杀戮于昆弟，故逼汝于哈刺温之隘。汝穷迫无计，以百骑来依我先人。我先人偕汝以雪耻，备历险阻，以破其国。菊律可汗仅以身免，走死河西。我先人尽以其土地人民归汝，结为按答，故我事汝如父。嗣，尔汝有穷厄，我尽心以救恤，使汝得至。于今我何负于汝，而欲加害于我哉？”王可汗大惭，欲止。亦（哈刺）[刺哈]不肯，曰：“彼能胜我，听取我国。若我胜彼，当亦取其国耳。”因进兵。太祖皇帝与木华黎、博儿（木）[朮]、博儿忽、赤老温饮水于班朮河，誓必报其讎。遂大会属部于斡难河源，而进击王可汗于彻彻儿运都山，大败之。王可汗与亦刺哈以数骑逸至捏群兀孙河，乃蛮部人执王可汗杀之。亦刺哈奔西夏，亦为人所杀，克烈遂亡。太祖皇帝以乞失力、拔歹有功，命为千户，赐号荅刺罕。因大猎于帖麦垓川，宣布号令而还。乃蛮太阳可汗遣月忽难告于王孤部长阿刺忽思曰：“近闻东西有称王者。日月在天，了然可知。世岂有二主哉？君能益吾右翼。夺其矢乎？”阿刺忽思遣人，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，具以所部附之。泰和四年春，太祖皇帝大会属部于帖木垓川，谋攻乃蛮。以虎别来、哲别二人为前锋，与乃蛮太阳可汗、灭儿乞部长脱脱、克烈部长扎阿绀孛、斡亦刺

部长忽都花别吉并扎木合、朵儿班、塔塔儿、哈塔斤、散只兀（立）[?]部战于按台。太阳可汗败死，诸部悉溃。太祖皇帝益以盛强。泰和五年，遂攻西夏，破力吉里寨，及洛思城，大掠而还。至是，大会诸部长于斡难河之源，建九游白旗，遂自号为成吉思可汗。先是，金主遣卫王允济往靖州，受太祖皇帝之贡。允济奇太祖皇帝状貌，归言于金主，请以事除之，金主不许。太祖皇帝闻而憾之。蒙古灭乃蛮，执盃禄汗以归。^[1]

一、陈桱引文中有关早期蒙古历史的文字

笔者在研究中，将陈桱引文的内容分为 99 句，并逐条与《太祖纪》、《亲征录》与《史集》比较。因篇幅限制，这一部分从略。笔者注意到，在陈桱引文与《亲征录》之间，有某种规律性差异，如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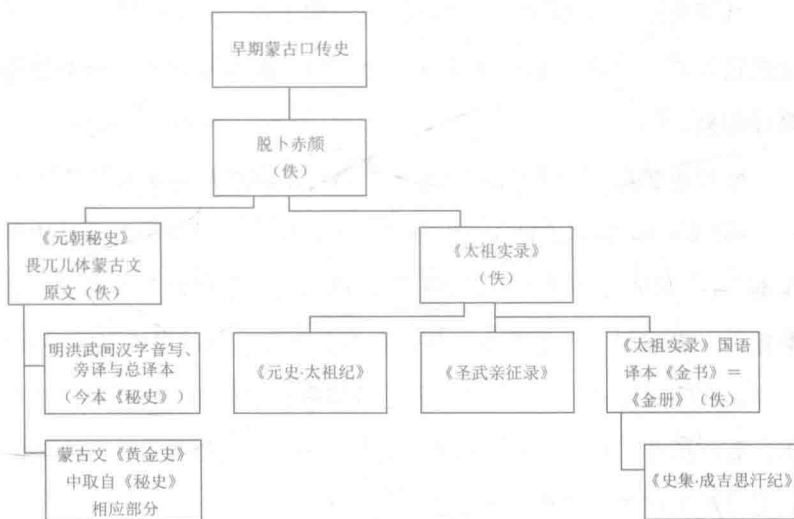
1. 凡陈桱纪年用金泰和年处，《亲征录》则以甲子纪年表示。
2. 除札木合之外，陈桱引文专名中凡用“扎”字处，《亲征录》作“札”，如陈桱所称之扎木合，《亲征录》称札木合；“垓”字《亲征录》作“该”。
3. 王可汗，《亲征录》作“汪可汗”。
4. 先人，《亲征录》作“先君”。

这些特点，显示陈桱引文之祖本，与《亲征录》之祖本间有密切关系。

[1] 《亲征录》：“复发兵征乃蛮。盃禄可汗飞猎于兀鲁塔山莎合水上，擒之。”

二、当代蒙元史学界有关蒙古早期历史史料的认识

表 1 当代蒙元史学界有关蒙古早期历史史料的认识框架



但是这一认识能否解释我们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呢？

(一) 成吉思汗六世祖母的名字

《金册》为元廷送往伊利汗国的国史，是 13 世纪末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编写《史集》时的主要依据文献之一。笔者在《〈史集·部族志·札剌亦儿传〉研究》中讨论《史集》所记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母 مونولون (Mūnūlūn)，认为在《元史》卷一《太祖纪》中作“莫孛伦”，而在《元朝秘史》中写为“那莫仑”，两者的差别明显为首音节与第二音节互置所致。

《秘史》所记的名字那莫仑的蒙语原名为 Nomolun，其中之 nomo 在蒙古语中意为鼯鼠，-lun 为阴性后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《秘史》为蒙古宫廷必阁赤所作，且其原本以畏兀儿体蒙古文拼写，故不太可能拼错其先祖妣之名。

从《史集》所记 مونولون (Mūnūlūn) 名字中三个长元音均拼写出来的情况看，可能不是直接从蒙古文转写，而是从汉文名称莫孛伦转译而来。^[1]

已故亦邻真教授曾判断，《金册》是《亲征录》的译本。^[2]

《元史》卷十四《世祖纪》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，翰林承旨撒里蛮奏言：“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，请以畏吾字翻译，俟奏读然后纂定。”《成宗纪》大德八年二月，撒里蛮“进金书《世祖实录节文》一册，汉字《实录》八十册”。可见所谓《金书》当为《实录》之译本。而拉施都丁修《史集》时所据之《金册》，是否是这里所提到的汉文《太祖实录》的畏兀儿体蒙古文译本《金书》呢？^[3]

（二）《亲征录》中有关太宗征金的奇特地名错误

《亲征录》：“又克昌州、廓州、嵩州、曹州、陕州、洛阳、濬州、武州、易州、邓州、应州、寿州、遂州、禁州等来降。”

对照《元史·太宗纪》：“遂下商、虢、嵩、汝、陕、洛、许、郑、陈、亳、颍、寿、睢、永等州。”

[1] 中国蒙古史学会编：《蒙古史研究》第4辑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。

[2] 亦邻真：《莫那察山与〈金册〉》（蒙古文），载《亦邻真蒙古学文集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382、383页；汉译见《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》第2辑，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

[3] 陈得芝：《元史·太祖纪》会注稿。